

我们对诗歌的评判经常会在两个向度之间游弋

一是写得好的诗人，一是很重要的诗人。

前者往往低调，沉潜，只依托文本呈现。

本书所选 40 位诗人，均属于前者，均为真正的诗人。

神的家里全是人

我们对诗歌的评判经常会在两个向度之间游弋：

一是写得好的诗人，一是很重要的诗人。

前者往往低调，沉潜，只依托文本呈现。

本书所选 40 位诗人，均属于前者，均为真正的诗人。



神的家里全是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的家里全是人 / 张执浩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5594-0178-6

I. ①神… II. ①张…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诗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76795号

书 名 神的家里全是人

著 者 张执浩

责任编辑 李 黎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南京捷迅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10

字 数 185千字

版 次 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0178-6

定 价 40.0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

/ 001	易羊：我是否还会重返人间
/ 007	陈小三：孤独的人并不孤单
/ 014	魔头贝贝：让我们来数数锯齿
/ 022	宋雨：阿勒泰下雪了
/ 030	冷眼：再也没有什么可输的了
/ 040	毛子：急需更多的鸡蛋去碰石头
/ 050	李志勇：在心里默写自己的著作
/ 059	巫昂：创作不应受到限制
/ 068	弥赛亚：查无此人
/ 076	苏浅：所有旧时光证明我们活过
/ 084	周公度：为什么没有人给我写信
/ 091	吕约：诗歌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

/ 099	黄沙子：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的乔迁之喜
/ 107	唐果：亲爱的蜜蜂先生
/ 114	曹五木：将如此荒谬的三言两语留在人间
/ 122	槐树：给石头浇水的人
/ 131	君儿：一念专注就是永恒
/ 140	刘川：衣服们，你们这是去哪儿
/ 148	雪女：谨慎维护着对成人世界的热忱
/ 155	剑男：悲伤的少年一直睡到了初阳升起
/ 162	羽微微：美好的事物都是慢慢开始的
/ 169	商略：最好的生活，是我们可以不看到人
/ 176	衣米一：小心我会反着来
/ 184	西娃：我把自己分成碎片发你
/ 193	横：蹲在尘埃上的人
/ 200	懒懒：将掏出来的匕首又放了回去
/ 208	刘年：风吹铁管的声音
/ 216	叶辉：生活就是一个幻觉

/ 223	莱耳：只和你谈论美好的事物
/ 230	川上：安静的悲喜
/ 238	李南：我还有这深情又饶舌的歌喉
/ 245	章凯：重要的是，我还有可以抛弃的东西
/ 252	宇舒：在我空虚的邮箱里等着你
/ 260	艾先：虚胖的脸上还隐约有着少年的五官
/ 267	袁玮：一大群袁玮
/ 277	胡翠南：我不知道风在往哪里吹
/ 283	黑光：铅笔虽长，也有写短的时候
/ 290	玉上烟：我相信翅膀一定划破了空气
/ 298	舒丹丹：巨大的美和安详将你俘获
/ 306	张二棍：把去年的棺木再漆一遍
/ 314	后记

易羊：我是否还会重返人间

这些年来，我只为一个人写过三首以上的“献诗”。沉痛的时候我写：“你已不要人间 / 我亦不堪烟火”（《今天开白花》）；伤感时我写：“我们坐在树下 / 谈一谈消逝 / 谈一谈久别重逢”（《我的土豆树》）。这个反复出没在我诗歌里的人名叫：易羊。

认识易羊的时候，她还是一个怯生生的女孩子，刚从大学里毕业不久，在本市的一家文化馆上班。我记得她是一天中午（午饭刚过那会儿）来到我居住的筒子楼里的，斑驳暗淡的光线下，一张美丽恬静的面容，未及开言脸先红透。那时候，我还在她曾经的母校武汉音乐学院担任教员，像所有小有名气却又受困于繁杂的日常生活的文学青年一样，对陌生同道的来访既抱有莫名的欣喜，又有些不知所措。在一番简单的自我介绍后，易羊留下一叠手稿，之后飘然而逝了。多年过去，我已经回忆不起那叠手稿的具体内容，但我清楚，我们之间的交往就是从那叠手稿开始的。

一个人之所以走上文学写作之路真是一桩值得考究的事情。我时常会想到古代的那些文人骚客，他们独自面对旷野孤灯，书写内心世界里的百感交集，然后，突然有一天心血来潮，决定带着这些片言只语出门去寻找另外一个与他处境类似的人。他们乘舟楫，坐驴车，天南地北，四处游走，只为了一个目的：同气相求。文学的伟大之处也许就在这里，它在塑造我

们自己的同时，也为我们塑造了这样一个或一群精神伴侣，让我们在茫茫时空中相互靠近，彼此接纳。易羊找到我的那天，对于她个人来讲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一直到她生命即将终结时依然悬而未决。至今我依然记得那天我去汉口协和医院探望的情形，坐在她的病榻旁，听她用幽幽的语调回忆着自己的这一生。按照她的说法：我这一辈子充满了遗憾，但幸亏有文学，幸亏有音乐，幸好遇见了你。而我当时本能的反应却是：懊恼，与悔恨。这不难理解，对于任何一位像易羊这般美丽聪慧而性情孤僻的女孩子来讲，文学能给予她的与生活所给予她往往成反比，也就是说，她若是在文学世界中陷得越深，那么，她在现实生活中得到的很有可能就越少。而我的悔恨基于，这些年来，在将她逐步拽进文学这口泥潭深渊的同时，没有能够在生活上予以她更好的关照，或者说，作为她精神世界中能够有所倚靠的兄长，没有能够真正尽到义务。

“在死亡到来之前，/我学会爱了吗？”（《今生》）当易羊试图这样扪心自省的时候，一场无边无际的夜幕已经拉开。

易羊是我接触过的写作者中最近似于艾米莉·迪金森的人，几乎雷同的生活和情感经历，同样过着足不出户的日子，甚至连气质都非常接近。我曾去过几次她位于青山铁四院的那间外墙上覆满爬墙虎的小屋，也吃过她亲手做的素食，简易的家具，素雅的色调，不像是一位妙曼女子的生活现场，更像是一座清修之地。易羊就终日在这里读书，写字，听京剧，养花，种草……窗台上的水仙花开了，那是她喜形于色的理由；一只小鸟在外栅栏上探头探脑，那是她欣悦的原因。土豆、胡萝卜、西红柿是她房间里的常客，她给它们一一取上好听的名字，让它们欢天喜地地活在她的童话寓言世界。易羊曾经在她楼后的小院里养过一只羊，我多次听她讲述过她与那只小羊相处的故事，越听越觉得现世恍惚，迷离；她还向我讲述过一只出没于她房间里的老鼠的故事，她视它为可怜又忠诚的邻居……有一天她来我家，看见花盆里有一颗被我扔弃的土豆长成了一棵又高又大的“树”，

她开心极了，回家写了一篇给我女儿的童话：《顶儿的土豆树》。在易羊那里，人间是可以被无限放大的，而个人是应该被无限缩小的。因循着这样一种观念，她的写作几等于喃喃自语，充满了自持、善意和怜爱。她每天像土拨鼠一样从幽深的地下掩体里钻出来，在空旷的原野上欢快地舞蹈一番，又匆匆返回掩体内，留给我们的只是一段幻象。

诗人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她（他）可以以诗立世，也可以以人成诗，当她（他）以诗一般的方式存活在这个世上时，即便她（他）不写诗，我们也会认定她（他）其实就是一个诗人。易羊就是这样一个人，她读诗，诵诗，唱诗，直到她在人世的最后那段光阴里才拿起笔来：写诗。

“我写的是诗吗？”当易羊躺在那张逼仄的病床上，一字一句将她的内心世界以遗言的方式录在手机屏幕上，当她把这些分行文字发给我时，仍然在这样怯怯地发问。当然是诗，我不相信任何读过这首《霓裳》的人会对易羊的诗人身份和才华产生丝毫怀疑，无论你曾经有过什么样的经历，遭受过怎样的困厄，无论你有那么高深的诗歌修为和观念，但在面对这种直抵人心的语言时，都有和我一样相似的脆弱和怜惜：

“等这些衣裳穿完了，/冬天就来了，/等这些布用完了，/我就会死去。
/冬天更需要美丽的衣裳，/而死亡，/是在喜悦中/回家。”

回家——这是一个多么揪心的词语，我们锦衣夜行，我们衣锦还乡，我们向死而生，我们视死如归，只是为了回到这样一个原点。而真正的问题却是，你将带着怎样的表情走在这样一条路上。

易羊的表情是喜悦的，即便是在她经受了无休止的病痛折磨之后，她仍然倔强地仰起了那张纯真而无辜的脸。作为离她最近的朋友之一，我有幸见到过这张始终洋溢着热忱和美好的脸庞。这是一张怎样的面容啊？在易羊离开八年之后，我又一次在脑海里反复搜索，在电脑里四处翻找她的音容笑貌，奇怪是，除了惟一一张在我作品讨论会（2004年）上的集体大合影照之外，我居然没有找到一张她的个人照片。最后，我不得不委托

我的朋友用电脑技术将她从人群中抠出来，做出了这样一张照片：易羊站在茫茫无垠的旷野里，背后是一栋农舍，附近有水塘，石碾和牧羊人。她依旧那么恬静，纯洁，乌云在她背后的天空中翻滚，从八年前一直翻涌到了眼前：

“死去的人在坟墓里，/活着的人，/离死亡很远。/我转过身去，/蓦然看到/地上的影子，/家乡、亲人和我的今生，/犹如这地上的影像，/更如同/梦里的情形。/在死亡到来之前，/我学会爱了吗？/因为我不能确定，/我是否还会重返人间。”（《今生》）

终于轮到我来诵读你的诗句了。

我将一遍一遍诵读你留在人间的片言只语，直到我能肯定，你又重返了人间。

附：易羊诗选

易羊，1969年生于湖北十堰，毕业于武汉音乐学院，曾在文化部门工作，著有《童年时遇见你》《可爱的家》等作品。2007年身患绝症，翌年春天失踪。

霓裳

等这些衣裳穿完了，
冬天就来了，
等这些布用完了，
我就会死去。
冬天更需要美丽的衣裳，
而死亡，

是在喜悦中

回家。

自语

如果你爱我，

我在这里。

如果你离开，

我在这里。

不要哭泣，

我对一朵花儿说，

时间是个匆匆的过客，

鸟儿将会在春天里飞回来。

不要哭泣，

我对自己说。

今生

失败的逃亡，

一次又一次，从很久以前就开始了，

像候鸟的迁徙。

难道我不是已经失败了吗？

犹如我的一生，

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不会胜利。

于是，我回到这里，

最后一次，

在逃亡之前。
死去的人在坟墓里，
活着的人，
离死亡很远。
我转过身去，
蓦然看到
地上的影子，
家乡、亲人和我的今生，
犹如这地上的影像，
更如同
梦里的情形。
在死亡到来之前，
我学会爱了吗？
因为我不能确定，
我是否还会
重返人间。

陈小三：孤独的人并不孤单

陈小三可能是我阅读经验中所见到的最擅长写孤独感的诗人之一，早年他曾经写过一首广为流传的小诗，题目叫《一个人去游泳》：“一个人去游泳，像投河，倒过来，一个人去投河，像游泳。太孤独。”他还写过另外一首小诗：“我拔下一根白发 / 在手中变黑 // 我孤独得像一根鸡巴。”（《今年在海滨》）从我零星搜集阅读到的他的诗篇里，不难看出，这是一个对孤独，尤其是人群中的孤独感，有着非常独特而敏锐感受力的诗人，他的体验不仅独到，而且有能力将这种切肤之痛用诗歌的语言准确地表现出来。陈小三的大量诗作都径直指向了这样一个核心词根：孤独。因此，即使你从来没有见过他，也能将这个诗人的情貌大致描绘出来：内敛，腼腆，甚至多少有些木讷。

几年前，我曾为他给一家刊物写过一段推荐语，直言不讳地说，陈小三是我在当今诗坛最想见面的人。然而，这个愿望一直延宕到了今年夏天才得以实现：我们一行武汉诗人朋友去西藏采风，从林芝漫游到珠峰，在盘桓拉萨期间，顺便把他叫了出来。果不其然，小三的形象与我心目中想象的模样并无二致，“夏日盛大，人民一身短打”。这个有着民工长相和装束的诗人，在拘谨中活泼，在活泼中又收敛自如。我们在星空下喝酒，偶尔抬头看一眼正在夜空中翻滚的云层，彼此脸庞前萦绕着不散的烟雾，

内心中不由得充满了“何况见面如此欢喜”（贺中语）的愉悦。是的，真正优秀的诗人是不会将语言视为生活掩体的，他一定会用语言呈现出真实的自我，将那个混沌的“我”尽可能澄澈地呈现在世人眼前。

在本世纪头十年风起云涌的网络诗歌大潮中，陈小三以“一个人去游泳”的姿势出没于他所熟悉和信任的水域——那些浪涛汹涌的网站、论坛，虽然有效地避免了被淹没的命运，但挥之不去的孤独感依旧如影相伴。我最早读到他的诗时他叫“巫嘎”，等到回来收到他诗集时，他正式确定自己为“陈小三”，我知道这都不是他的真名，即便如此，也并不影响我对他始终如一的印象。从巫嘎到陈小三，从清流到三明、福州，再到山东，最后落脚在布达拉宫脚下，这位诗人总给人一种凄惶仓皇的形象，正如他一边咏叹着“人生如寄，山东山西”这样的“金句”，一边在漂泊颠沛中回望他的出生地——那个位于武夷山南侧的名叫“谢地”的闽西老家。他将注定在眷恋与不舍中与故土渐行渐远，按照他的自述，这个“不会修理汽车、也不关心汽车”的县运输公司的小职员，在激烈的企业改制过程中，所面对的命运已经昭然若揭。

如今，陈小三以一个“暂居者”的身份在拉萨已经生活了八年，看样子还会生活下去。在离天空最近的地方，他拥有了一间租来的院落，一位贤淑的妻子。他在院子里种草伺花，养狗，看云，听转经筒在不远处发出的咿呀之声；他四处收购旧书，然后兜售那些淘来的书籍。他说，他已经很久不写诗了，而“长久不写作的后果是/没有什么后果/……长久不写作的后果是初夏来临”。尽管他一再说自己没有写作了，但这则《日记》还是暴露了他作为一个诗人的雄心，即，如果没有写作来延缓和抵挡时光的流逝，生命的意义将何以依附？我当然理解他眼下的惶恐和焦虑，但我更明白，正是这样一种无法排解的焦躁不安感会催逼着他重新拿起笔来，继续与湮满的时光纠缠不休下去。

就在前不久，我在微信上读到了他的一首长诗近作：《妈妈，我……》，

读罢感慨莫名。我们曾经熟悉的那个诗人终于披星戴月地回来了：

“那满天的星星 / 一颗一颗，站着，排列着，闪烁着 / 像是单独的诉说，又像是合唱 / 它们有点凉，有点冷 / 我跑着，跑着，星星变得暖和了 / 我想起您教唱的歌谣：天上星…… / 妈妈，它们像您的眼神，像鼓励，含泪的笑 / 也像叹息”。

这首缠绵悱恻的诗歌用一种叙述的口吻，将他几十年的人生经历和盘托出，保持了陈小三一以贯之的简约明快的抒情风格，但语言更加结实，情绪也更加饱满。我想，这一切都拜生活所赐，曾经被生活拿走的，生活也将在日后加倍地还回来。陈小三曾经为亡母写过许多诗歌，如果将这首诗与他十年前写下的那首《母亲》（“春，某夜。在镜子里抽烟 / 独饮 // 看见地球上坐着母亲”）相比，就能一眼看出，时光是怎样将一个诗人由体味孤独的人变成为孤独的承受者（甚至是享受者）的。孤独从来就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真正可耻的是你已经丧失了正视孤独的能力，失去了容纳孤独的怀抱。

“我还有一个纯洁的暑假要和你一起过完”，这闪烁着青春的汗珠与泪水的诗句，再也不会出现在陈小三的笔下了，但这样能反复唤醒我们身心的纯洁的情感，即便放在今天来读依然能激动人心。如果你一定要以“春风十里，不如你”——这种前言不搭后语的粗鄙之语——来衡量当代汉语诗歌的高度，那么，我们可以说，已经写出了无数“金句”的陈小三早就足以从珠峰俯视人间的了，如其所言：“我向下指，谢地是整个山下”。然而，我们谦卑的诗人总能清醒地认识到，诗歌并不是一两句话能解决的事情（哪怕再多的“金句”也不管用），诗歌是诗人用持之以恒的耐心，和日臻纯熟的技艺给心灵建造的一座家园，大或者小，茅棚还是黄金屋，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必须依赖一个又一个结实的词语来砌筑，她要求这些词语必须严丝合缝，形成强大的精神咬合力，惟有如此，这家园才能遮风避雨，才能发出游子回家的呼唤。

附：陈小三诗选

陈小三，原名陈先旺，曾用名巫嘎。1972年11月生于福建清流。作品散见《后天》《赶路》《平行》《诗歌现场》《天涯》《芙蓉》《汉诗》等诗歌刊物。著有诗集《交谊舞》。现居拉萨。

月亮高挂

今夜月亮高挂
影响了我
让我不知道做什么事是合适的
月亮
它不是人间的东西
却照着人间

你出门它就直接照在你头上

挖

街上又在挖，挖出一堆泥和树叶
挖开坚硬的水泥板，挖
挖，挖出战壕
光着上身的工人们像是战士
挖，挖出地道
他们想要从中遁回农村？

挖了，现在他们埋
埋入粗大的电缆，埋入无尽的电波
埋入水管，埋入煤气
埋入聋人的听力，滔滔不绝的嘴唇
埋入我和你所依靠的一切——
循环封闭的血液和孤独

好了，现在盖上挖出的泥土和树叶
铺上水泥或磁砖，一切恢复原样
扛走铲子、锤子、锄头，工人们出现另外一条街上

交谊舞

上次是和上官
昨晚与小敏在江滨走
停下来看老头老太跳交谊舞
1234，2234
慢慢，快快
有时笨拙，有时空洞
他们因老了而幸福
我们因年轻而悲伤
他们因老了而牵手
我们因年轻而分开
哦，夏日盛大，人民一身短打
混浊的星空出汗
对岸的火车拉着一车灯火